

往事如烟

莫言曾这样写秋:“如果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鸽哨声声,欢快中蕴涵着几丝悲凉,天也就更像传说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究竟是怎样的“鸽哨”,不止一次出现在名家笔下的秋天里?

我第一次听到“鸽哨”的声音,是在北京的秋天。那是2008年,我去探望在北京工作的爱人。我们去北海公园划船,划至湖心,悠闲地仰面躺在小船上,缓缓地漂着。秋日的天空高远而澄澈,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在这样的天幕下,一群白鸽展翅翱翔,掠过湖心白塔顶端,那灵动的身影,仿佛用画笔在蓝色的画布上勾勒出最美的弧线。

“呜呜嗡嗡”的鸽哨声,随鸽群的飞翔婉

鸽哨鸣秋

□孔芬芬

转而悠扬地响起。鸽群盘旋回转时,哨音变得忽强忽弱,时轻时重,似乎诉说着秋天的故事。这种纯净的声音让人感觉心里踏实,我们不约而同停止了闲聊,就这样静静地享受安逸的时光。

上岸后,我们一路徜徉,来到了公园旁边的南锣鼓巷。此地是极具老北京特色的二环胡同。行至巷口,偶遇一位卖货老人。老人发须斑白,面前摆着一个有年头的木匣子,匣子里摆着许多深浅不一的木质小玩意儿,是我未曾见过的花样。我躬下身,拿一个放在掌心端详起来。此时客人并不多,见我看得仔细,老人操着地道的老北京话热情地给我们介绍起来。老人说,这是他做的鸽哨。我才恍然大悟,一直自以为是地认为,鸽子飞在空中发出的声音,是它扇动翅膀与风的声音,实则是鸽子身上绑着的鸽哨。

老人听了我的疑惑,饶有兴致地给我们

普及了鸽哨的知识。鸽哨又叫“鸽铃”,在古代是传递信息用的,是一种绑在鸽子尾部的小型哨子。它不同于普通的哨子,是由葫芦和竹子制作,选材和制作方法也是极为讲究,葫芦要选九月采摘的,竹子要选冬季在山坡上伐割的。老人从选材说到制作过程,再到缝哨子的过程。听着他的讲述,仿佛这些知识都刻在了他脸上的皱纹和斑白的发须里。最后,我们选了一对红木颜色的七星型鸽哨留作纪念,纪念在那个鸣着鸽哨声的秋日。

秋日午后的阳光透过还未落光的斑驳树叶,温柔地洒落在我和爱人身上。风轻树拂过,一片金黄的树叶打着旋儿,飘落在爱人衣服上。我停下脚步为他掸去落叶,迎上他的



目光,脸上顿现一抹潮红。一阵“嗡嗡”的鸽哨声从头顶传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天空,又见一群白鸽。胡同的那头传来自行车铃铛的声响,这才是北京胡同的生活气息,安静祥和又有温度。

鸽哨声回荡,阳光透过窗户,好暖。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真好。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鸽哨成了陪伴北京胡同秋天的印记,诉说着老北京生活的平静、悠闲和烟火气。而在那个秋日里,有了爱人的陪伴,那个秋天也在我生命的记忆簿里闪闪发光,更为弥足珍贵。

教书的日子

□罗锦高

岁月留痕

韩峪中学位于韩峪沟川道口,韩峪为秦岭七十二峪之一。学校处在山区塬区和平原区的交界地带,西与灞桥相邻,与塬上的秦东陵相距五六里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不足百米长的黄土街只有中学、商店、卫生院、乡政府和兽医站五个单位。学校南隔墙外是兽医站院子,时有牲口粪便味飘过来。校门口有一条砂石马路,通向洪庆朝阳仪器厂。校园四周都是土夯围墙,三面墙外连着大片麦地,麦地边沿是零散的村庄人家。看似有些荒凉,但大多来自山上塬区、窑洞院落的子弟给学校带来了人气和生机。学校有初一到初三年级的学生,只有三排校舍,后来学校扩建了一排校舍,都是砖瓦结构,比当地有些小学土坯墙、茅草屋强多了。

校内有三十个教职工,多半是民办教师,为教学工作的主力。课余时间还得回家种地,打理庄稼。我暗自钦佩他们朴实敬业、勤劳劳作的美德。每到饭点,公办教师都在大灶上打饭,而家住学校附近的民办老师就步行或骑车回家吃饭,路远的就在房子门口搭个蜂窝煤炉子熬饭。熬的都是玉米糝子稀饭,吃的是麦面与玉米面在一起蒸的馍,以萝卜或芥菜疙瘩就饭,打发一日三餐。他们的日子过得如此清苦,让我常常想起鲁迅的那句话:“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他们兢兢业业教育、教学的奉献精神,其价值已远远高于牛奶和血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恰逢好政策,天酬勤,顺遂人愿,他们先后都转成了公办教师。

一进学校大门,左侧有一口深水井,全校师生就靠这口水炊灶饮用,由一位临时工负责担水、烧水。一到放学,学生们便蜂拥到烧水灶台,舀一瓷缸开水泡馍或咸菜吃。他们边吃边靠墙晒太阳,静静地聆听广播《夜幕下的哈尔滨》《说岳全传》,个个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满足。那时的课余时间,除了打篮球、羽毛球,就是听广播了。

到了周末,学生放学早。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用过餐就到塬上坡地四处溜达。那些地窖或崖底明窑人家,尤其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是南方人,乐意感受这黄土高坡上特有的建筑和农家气息。村民世代就把这片薄地当作生产、生活的乐园。

1983年夏,几场阴雨持续一个多月,学校四周围墙垮了,豁开许多参差不齐的口子。这年冬,学校照顾我结婚,把原本相隔半间的屋子打通为一间,成为我的婚房,处在学校最后一排校舍。一到周末,住在后排校舍的老师都回家了,有家眷的几个老师住在校舍前面,中间相距三排教室,后面的校舍就显得异常空旷而荒僻。令人欣慰的是,到九十年代,赶上普九教育好光景,西安周边地区中小学,投入大量资金修缮或重建危旧校舍,教育教学环境大为改善。



奶奶的月饼

□宋小娟

的面擀成一张张薄如蝉翼的面皮,两面撒上芝麻,再接着擀,擀得芝麻粒分布均匀。然后一张张入锅用微火烙炕,不停翻动,直到炕得面皮双面焦黄,泛出焦香的味道。

奶奶做起来很有耐心,性子急的人灶上一把大火就把面皮弄糊了,吃着败胃口。奶奶的绝活就是面皮炕熟焙焦,双面找不到一丁点儿糊影。这一种面食,我们家人都叫干饼,加了芝麻后,吃着焦香无比。奶奶还会做一种面豆子。先把面和好,撒些芝麻和细盐。面摊在案板上,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面丁,入锅翻炒,滴少许油,直把面丁炒得黄澄澄、香喷喷的,入口脆香。

以后每到中秋节,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面食,虽然比起外边的月饼,没有那么多精美的材料和甜香的口感,却是我眼中最好的

“亲情点心”。

记得夜深的时候,弟妹都去睡觉了,我看见案板上还有最后一块月饼,就悄悄伸手去拿,却和奶奶的手碰在一起。原来,奶奶也想拿这块月饼,奶奶问我:“姐姐,你没有吃饱吗?”我馋得望着最后一块月饼,告诉奶奶:“我想将这块月饼放在枕头下面,等我一醒来,就可以吃了。”奶奶笑着将这块月饼用纸包好,递到我的手中。我却没发现,奶奶其实一块月饼都没有吃到。

后来,当我提着自己买的月饼想着送给奶奶,让她也尝尝商场做的月饼时,老家却传来了噩耗,最爱我们的奶奶变成了天上的星星。我只能仰望望着星空,仿佛奶奶在慈祥地看着我,而我买来的月饼,奶奶再也无法尝上一口了。

打核桃

□邢根有

桃坚硬的外壳。因此,成熟的核桃只管放心地打,最外面的青皮不怕碰伤。

捡拾落地的核桃是一件开心的事。有些核桃还未完全成熟,只要用力一捏或用石头轻轻磕几下,青皮就碎了、脱落了。砸掉核桃坚硬的外壳就可以吃到油香可口的核桃仁。但若核桃打得早了,砸烂外壳,里面会流出白色汁液,沾染在手上,黏糊糊的。

成熟的核桃,青色的皮也成褐色的,有的已开裂,轻轻一碰外皮就掉下。街道售卖的核桃,大多外皮已除。记忆中,每到晚上一家人都会围坐成一圈,争先恐后地砸核桃,那份期待和喜悦至今想来依旧温馨。

核桃果仁的味道是淡淡的香和微微的苦,细细咀嚼,能从中品出岁月的滋味。那时家里穷,大部分品质好的核桃要拿到集市上卖掉补贴家用。剩下的每一颗核桃都弥



足珍贵,蕴含着爱的味道。

核桃树不仅给予我们果实,还给了我们一个遮阳避雨的地方。夏天午后,我们喜欢在树荫下乘凉、听蝉鸣、看蚂蚁搬家、捉迷藏。那时的世界很小,快乐却很大。

如今,核桃树依然在原地,每年仍旧按时结果。白露一过,母亲就叮嘱打核桃,我就有机会回到老家,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想起那些年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核桃树下的故事像是岁月里的一抹色彩,温暖而又珍贵。打核桃是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回不去的童年,也是忘不了的乡愁。

人间百味

甘淡滋味

□俱新超

小城天桥是我愿驻足的地方,是我的梦中宝地。天桥左端终年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的面前铺有青绿色长布,长布之上一律是书,且大都书页泛黄,书角卷边,像一株古树,斑驳中隐含着清晰的年轮。路过天桥小书摊,我都会下意识地蹲下来,找手边的书翻一翻,若遇有缘书,不论价钱,我都想淘回家去。

《黄帝内经》是我几次驻足天桥小书摊,有幸买回家的。闲时翻阅,竟让一句话语惊到心:“真正脾胃功能强的人,能在甘淡的饮食当中品出滋味来。”我对美食的欲望,不知何时早已从中超脱出来,以至于遇到颜色艳丽、滋味浓烈的食物便躲之不及、犹恐沾之。反而,小街小巷里的甘淡滋味让我有种被“款待”的惊喜。

晨光熹微时,推开窗户,一股清气夹杂浓郁的鸡汤味一齐朝屋内奔涌而来。这时候,小巷一家鸡汤泡饼店外早就人头攒动,排起长队。我不愿人多时凑热闹,反倒觉得早高峰倏忽一过,静静坐在店内吃喝才有滋有味。我一贯来店,要一碗鸡汤,切三元油酥小饼,有时小饼未熟,自带干粮,掰碎浸入汤中,饼吸汤味,素香袅袅,贯通血脉。而店内油酥小饼外酥内软,筋道撩人,泡之不散,更适宜与鸡汤搭配。有一次,见有人要了一碗顶配鸡汤,好奇之余,我也要了一碗。青瓷大碗,色泽细腻温润,外围纹饰精美。

我问老板:“顶配鸡汤,碗都不大一样。瞧见这青瓷心里敞亮,说啥啥子都得得多来几块。”老板是个青年男子,圆框眼镜稍显斯文,话语温柔,他笑眯眯地说:“来,尝尝鸡汤。”浓

液白汤满满当当,碗底鸡肉丝、细粉丝如小丘般隆起。一时间,碗内汤色乳白,肉丝雪白,粉丝灰白,诸色和谐,令人心静神安,偶有些许小葱点缀汤上,顶像地里小舟悠然漂过,清雅至极。

清粥鸡汤也催生了我的厨艺灵感。土鸡炖煮,老豆腐切块,青菜切碎,后用鸡汤煮煮小面,熟至,淋香油,面条爽滑,汤色清冽,鲜香沁脾,直窜肺腑。我对这样的饭食恋到极致。每每与旁人在外就餐,清雅之食,甘淡之味找寻起来便是一件顶困难的。被人遗忘的馒头店,也让我毫不犹豫地找了出来。

有些食物,像雨后的帆船,戏剧里的一个小角,山林里的一座庙宇,空间虽小,慧心却十分充盈。清甜糯糯便是如此。少年时,母亲常为全家酿糯米酒,糯米洗净,冷水浸泡,上锅蒸熟,撒入酒曲,搅拌均匀,盛入无水瓷缸,发酵数天,即可食用。母亲烹煮糯米酒,淋鸡蛋液、撒枸杞子、添冰糖,烧熟后晾凉,糯米酒的香甜清凉解暑。因为糯米酒,让我成年之时仍对童年保有一份纯洁的、真挚的念想。

小巷里也有一家糯米酒店,午时赤热炎炎,店外熙熙攘攘,比肩接踵。幸有梧桐荫庇,我便常常在店外玩耍。店牌写着:桂花糯米酒、芋圆糯米酒、奶酪糯米酒、水果糯米酒……我被品种繁多的糯米酒猛然惊住,老板说:“年轻人都喜欢



变着花样喝糯米酒。”我选定芋圆糯米酒喝了起来,冰镇糯米酒搭配芋圆、瓜子、山楂、布丁……每一口都似清泉喷薄,爽滑刺激,别有滋味。

也有移动小店,专卖蜂蜜粽子。老大爷骑着三轮车,吆喝着:“蜂——蜜——粽——子。”打牌下棋的中年人,离老远便声嘶力竭地喊:“来两块尝尝。”老大爷从竹篮里取出粽子,剥开粽叶,摆入盘中,淋上蜂蜜,抑或桂花酱。有人愿吃甜食,眼直勾勾盯住蜂蜜罐,喉间仿佛掉了出来,道:“多淋点……”“少不了你的。”老大爷慢吞吞地说。我偏爱粽子不淋蜂蜜,只剥掉粽叶,提箸夹粽,含在嘴里慢慢嚼碎咽下,糯米与粽叶的清香交融,越嚼越香,从来不服。

细细咀嚼,甘淡滋味,有时的确让生活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林清玄说:“好东西不一定贵,平淡的东西也有滋味。”我情愿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用甘淡滋味来营造一间清雅、朴素的心灵小屋。

每当夜深人静无法入睡,便亮了灯。这时,总有虫蛾误打误撞闯入房中。对于这些小虫子,我天生恐惧,但还是忍着胆用纸巾小心翼翼将其包起,送出窗外,不忍弄伤弄死。

郊游中,一只硕大的蚊子叮住我不放,情急之下,朋友一巴掌将其拍成一摊血肉。还调侃说:“乡下野蚊子没见过世面,不如家蚊子谱世故,要血不要命。”看着又痛又痒迅速鼓起红肿大包的胳膊,我非但没有感激,还略带责备地说:“何至于此,赶走即可,我损失的是一点血,它丢的却是一条命。”此言一出,激起一片调侃:“你可真是‘活菩萨’。”

我成为“活菩萨”,源于三次关于生命的体验。读小学三年级时,身为公社书记的父亲,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调入县委党校,举家搬进县城。坐在父亲新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我只顾新鲜,哪有心思学习,看窗明几净,看蓝天白云。突然,一双亮晶晶、黑溜溜,充满生气的小眼睛在高高的窗棂上俯视着我——是一只壁虎!这恶心的小东西吓我一跳。长相丑陋,坏我兴致,我心生歹意,轻轻起身,而后迅速将它所爬窗棂的窗扇猛地一推,转身离开。几天后,又奉命坐在桌前,一抬头,是那几只壁虎!它已被挤成“肉饼”,成了“肉干”,而一双小眼睛怒视着我。我落荒而逃,再也不愿回到那张桌前。

高中时,父亲将家又安在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县一中旁边。课间,母亲让我去隔壁一中打开水。下着小雨,路面湿滑。因为贪玩,我有些不愿意,回来的路上差点一脚踩在一条又大又粗的蚯蚓身上,它扭动着丑陋的身体,让我心生厌恶和不快,我驱使神差地对准它,拔开了壶塞。当我再次看到它时,它挣扎地扭成麻花的痛苦样子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之后的多年,每当看到蚯蚓,它挣扎痛苦的样子,就会跳入脑海,久久挥之不去。

女儿两岁时,回乡村度假。一群顽皮的孩子在门前的小溪里抓到一条鳝鱼。等我发现,那条鳝鱼已被揉捏得一动不动了。那群孩子已不知去向,只有女儿还在玩捏着那条鳝鱼。我正为没能及时救下它而惋惜时,它却缓缓扭动了身体,睁大一双已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眼睛,以一丝微弱的气息拼尽全力将头伸向女儿,女儿吓得立即松手,步步后退。那一刻,我感到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即使是再微弱的生命,它所迸发出的求生之欲也足以让世界为之震撼,让玩弄它的人感到恐惧。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增加,身边亲人的相继离世,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对生死更加敬畏。生命本无尊卑、贵贱、优劣之分,只要是生命,就应该好好珍惜!

孝顺的委屈

□牧石

春节过后一上班,听小赵说他过年回老家了,我便去问了问给父母买了些啥。他操着陕北味儿的普通话说:“美美买了一车。”

我说:“好好吧,就你那巴掌大的后备厢,放点东西就满了,也好意思说是一车。”小赵说,年前腊月二十九,他和妻儿一口气开了八九个小时回到县里,随即雇了个拉货的三轮车,让跟在车后面沿街买年货。割了十几斤肉,要了半扇羊,买了一大堆花生、瓜子、糖,还提了几袋子米面、几桶油和十几箱方便面。

办公室几个年轻人笑他舍不得给父母花钱,买些上档次的好东西,净买地摊货。小赵笑问:“啥是好东西?”见没人回答,他说:“咱们认为上档次的好东西,到了乡下,尤其在父母那代人眼里就不一定了。”

他讲前几年春节回去,为孝心,买的東西虽谈不上档次,但烟一条200多元,酒一瓶300多元,还有一些老字号点心,结果弄得父亲不高兴,过个年闷闷不乐。终于有一年,父亲憋不住发火了,气哄哄地拉开柜门让他看前两年买的还原样放着烟酒,数落他花几千块钱就买回这些古怪难吃的东西,真不会过日子。

他委屈地问:“咋了吗?”父亲直接怒吼:“给我滚。”他气得真走了。

他哥追到县城,拉住他住下。那一晚,他们兄弟俩促膝长谈,提起过去的艰难,父母拉扯他们姊妹几个长大的苦,哭得稀里哗啦,瞬间就理解了父亲。

第二年春节,他像今年这样回去,父亲乐坏了。过年给他打电话哈哈笑着说:“儿呀,这个年可过好了,全村人都见你回来买了一车年货,夸你孝顺哩!”有人问:“那买十几箱方便面干什么?”小赵呵呵笑着说:“现在农村人也有钱,啥东西都吃过,不稀罕那些点心之类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拜年来的亲戚吃啥喝啥了,都兴给一箱子方便面作回礼。”

大家诧异,这是啥讲究?小赵哈哈笑着说:“实惠啊!寒冬腊月农闲时没事,不用开火做饭,泡一碗就肚子填饱了,还省事。而且那么大的箱子,提在手里看起来也体面、好看。”

此时,一直笑而不语的张主任忍不住说,他也弄过这事。

那单位效益好,回家过年想好好孝敬一下老父亲。父亲不知烟酒贵贱,只知道这是儿子孝敬,没过几天就打,遇到村里老人就乐呵呵地给倒两杯喝,见个男人从窗台前,就高兴吸烟,张扬儿子的孝顺。年三十下午,在外打工的大哥回来见窗洞窗台上丢着的空酒瓶和一堆烟盒直喊可惜!年还没过呢,就抽这么好的烟,喝这么好的酒。

他父亲听了不高兴,没好气地问他大哥啥意思。他大哥笑着说了烟酒的价钱,老人一下愣住了,缓过神来就骂他是败家子儿,气得年夜饭也没吃一口。大家哈哈大笑,小赵冲张主任嘿嘿笑着说:“你爸没让你滚啊?”

张主任笑说,那还能少了?一直到大年初五,骂得他灰头土脸,年也没过好。

亲情一线